

二十世纪文库

社会冲突的功能

〔美〕L·科塞 著

孙立平 等译



华夏出版社

社会冲突的功能

WENKU.

〔美〕L·科塞 著

孙立平 等译

责任编辑：沈 熙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by

Lewis A. Coser

Collier Macmillan Canada, Ltd., New York, 1964

社会冲突的功能

〔美〕L·科塞 著

孙立平 等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4.5印张 113千字 插图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册

ISBN7—80053—136—8/D·022

定价 3.55 元

DI-187/19
前言

本书是为阐明“社会冲突”的概念，并进而检验这一概念在实证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而做的一次艰难的努力。

也许可以说，概念既非真理亦非谬误；它只有贴切与不贴切、明确与含糊、有用与没有用处的区别。概念只是用以描述现实的某些相关的方面，并进而“构成所研究的事物的定义（规定性）的工具”。①

在谈论事实之前，人们必须用某些概念框架对其进行整理。对于美国社会学中存在的许多缺点以及缺乏连续性和积累性，探索事实的调查研究与经常是脱离实际的理论之间的分裂是应负有责任的，我们认为，定期的概念分析有助于减少这两种缺陷。

本研究力图澄清与社会冲突的资料有关的概念框架，并将各种概念框架联系起来。这个研究并不提出新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促进这种研究。它旨在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形成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虽然社会冲突的概念对认识较重要的社会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近年来，它却几乎被美国社会学家完全忽略了。作者曾试图寻找②在过去五十年中忽略美国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在社会上已形成的形象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实际或潜在的听众变化的原因。

本书主要讨论从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从齐美尔 (Georg

①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p. 87.

② Lewis A. Coser, "Toward A Sociology of Social Conflict,"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4; University Microfilms Publication No. 8639).

Simmel) 的理论中提炼出的一些基本命题。并将与其他的理论或经验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扩大这些命题应用的范围。

对社会冲突有多种定义方式。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这个工作定义只是一个出发点。

我们所关心的是社会冲突的功能,而不是它的反功能。也就是说,关心的是社会冲突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决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比如,它可以有助于维持群体的疆界,防止群体成员的退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从某种关系内部发生的社会冲突必然毁灭这种关系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解释,将会有很大的缺陷。当然,我们强调社会冲突的功能方面并不意味着否认某些冲突的确会破坏群体的团结,也不否认它会导致特定社会结构的解体。但是,对于已偏向其他方向的分析来说,这种强调可以起一种校正的作用。①

① 在这本书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才看到贝尔纳的论文《目前冲突社会学的研究》(这篇论文是为1953年8月24至9月1日在列日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协会大会而写的)。因此,要对贝尔纳先生的论文进行充分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的许多观点与这篇论文所表达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虽然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读者可以发现,贝尔纳的论文是过去这个领域所进行的研究的很好指南,同时它也促进了对社会冲突研究的目前趋势和未来可能性的讨论。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冲突与群体疆界	(17)
命题1:冲突对群体聚合的功能	(17)
第三章 冲突关系中的敌意与紧张	(24)
命题2:冲突的群体保护功能与安全阀制度的重要性	(24)
命题3: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	(34)
命题4:冲突和敌对冲动	(41)
命题5:紧密社会关系中的敌意	(47)
第四章 内群体的冲突与群体结构	(54)
命题6:关系越紧密,冲突越剧烈	(54)
命题7:群体结构中冲突的影响与功能	(59)
命题8:作为关系稳定指标的冲突	(68)
第五章 与外群体的冲突和群体结构	(73)
命题9: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强内部的团聚力	(73)
命题10:与其他群体的冲突限定群体结构及随之发生的对内部冲突的反应	(82)
命题11:寻找敌人	(90)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与冲突	(98)
命题12:意识形态与冲突	(98)
第七章 冲突——整合器	(106)
命题13:冲突使对抗者结合	(106)
命题14:敌人统一的益处	(114)

命题15: 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	(119)
第八章 冲突需要同盟者.....	(124)
命题16: 冲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	(124)
第九章 结论.....	(135)

第一章 导 言

刚刚成立的美国社会学会在第一次年会上(1907年)就把“社会冲突”作为它的主要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托马斯·卡弗宣读了大会的中心论文。卡弗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利益问题没有什么疑问,因此,我们也不必关心自己的利益”。^①卡弗认为只有存在不一致和充满对抗的地方才可能有道德和科学规律的问题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学家如吉丁斯(Giddings)、罗斯(Ross)、沃德(Ward)、海斯(Hayes)等都参加了这一讨论,几乎没有人对卡弗所从事的冲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异议。唯一反对的意见是针对他的僵硬的经济解释。

在1930年美国社会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上,社会冲突再次成为主要议题。当时,奥德姆在他的演说^②中引用另一位社会学家的话说:“社会冲突是一个尚未为社会学所探索的领域。……冲突社会学必将问世”。但会议期间并未填补这一空白,会议日程记录给人们的明显印象是社会冲突的研究不再是学会成员所瞩目的中心。

三十年后(时隔一代人),伯纳德在写给《美国社会学杂志》^③的文章中曾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冲突社会学在哪

① Thomas N. Carver, "The Basis of Social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I (1908), pp. 628-37.

② Howard W. Odum, "Folk and Regional Conflict as a Field of Sociological Study,"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XV (1931), pp. 1-17.

③ Jessie Bernard, "Where is the Modern Sociology of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VI (1950), pp. 11-16.

里？”他说道：“自早期诸如斯莫尔(Small)、帕克(Park)和罗斯等倡导者到现在，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学家已满足于停留在齐美尔对冲突所做的科学研究基础上。”

即使粗略地研究一下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人们也会清楚地看到冲突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确被大大地忽略了。我们认为，对冲突问题的忽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角色及其读者已发生了变化，尽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此进行充分的论证。可以说，这些变化导致了注意力焦点的转移——从注重冲突到把“一致”、“共同的价值取向”等等做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似乎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发现他们自己是改革家，同时又是他们自己演说的听众。这种自我形象及群众作用的想法唤起人们对冲突情形的注意，这可以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要关注冲突问题。此外，与把冲突仅仅视为消极现象的观点相反；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社会冲突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分析社会变迁和“进步”的主要论据。

改良主义者的观点与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兴趣如此一致，以致构成提高社会学素质的重要因素。当代顽固的改良主义者的利益要求在它们的强有力联系中对社会进行系统的、合理的和实证的研究，并驾驭这堕落的社会。^①

在早期社会学机构的正式文告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问题”所占的突出地位，以及纯理论社会学对社会向善论的关心。尽管美国社会学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试图通过强调他们工

① 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引自默顿对新教伦理与自然科学素养的关系所做的描述(《新教、虔诚教派与科学》，收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我相信，改良主义的道德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和新教道德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相类似的。

作的科学性和理论性来获得学术界的尊重，但改良者的热情仍然保持着。当代社会学家会注意到，在今天如果说社会学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话，也是完全分离的。这样，在美国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再现改良主义的词句，就很容易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习惯用语。但是只有忽略了应把自己置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价值观念框架之中的人，才可能得出这种解释。^①正如斯莫尔和文森特在美国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社会学产生于当代改革社会的热情”。^②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对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都持一致的意见。在当时最主要的人物中，沃德、斯莫尔、罗斯、凡勃伦（Veblen）和库利（Cooley）可以称之为“结构改革者”，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变迁如此深刻以致足以证明这种论点，即如果社会变迁被采纳的话，这将造成一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并导致有不同结构先决条件的新的社会系统的出现。另一方面，萨姆纳（Sumner）和吉丁斯可能被称为“枝节改革者”，因为他们提出了在原有的制度内进行调适的措施，而不是根本的改变，也不涉及与制度关系最紧密的结构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从社会学家作为改革者的自我形象转向早期社会学家的观众形象，我们发现这主要是一个“改革观众”（reform audience）的问题。“改革观众”一词用在这里有相当广泛的含义，它包括所有对现状的一些根本方面进行批评并提出解决办法的运动和人物。虽然社会福音运动与有组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豪斯（Hull House）的信徒与德布兹（Eugene Debs）成员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把所有这些运动组织在一起是可能的；在由于不满于现状而联合在一起的限度内，他们构成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

① 这里的两段话也是引自默顿对新教和科学的关系的论述。

② Albion W. Small and George E. Vincenz,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1894), p. 77.

那些我们称之为“结构改革者”的社会学家也是那些能在当代激进的左派中找到他们非学术听众的人。这个左派构成了沃德、凡勃伦、罗斯、斯莫尔，可能还有库利的听众。

另一方面，只关心部分改革的社会学家，如吉丁斯和萨姆纳的听众由拥有权力和具有右翼思想的人所组成。这些人虽然依附于现状，但他们也感到有必要对地方行政机构或税收政策做出某些特定的改革。

现在来看看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我们发现冲突的确是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并进而被看作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特别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似乎他们对不涉及冲突的现象注意不够。库利说：“人们越是深入探讨，就会越清楚地看到冲突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每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①他还说：“你可以把社会进程分解成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统一体，在每一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冲突的因素，它把某种协调一致的观点强加在这个统一体之上，而同时又与其它统一体相冲突”；^②斯莫尔说：“……在形式上，社会进程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人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利益所驱动连续过程”；^③罗斯则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公开的对立保护着社会……在任何一个自愿联合体中通过支配因素抑制异议和其它形式的对立都可能导致组织的分裂……组织要进一步巩固与面临困难的矛盾能够维持组织的延续”。^④萨姆纳则断言：“本组织内部的友谊与和睦关系及其它组织的敌意和冲突是相互关联的。”——总之，他们都把冲突作为中心范畴。

① Charles H. Cooley, *Social Proces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18), p. 39.

② *Ibid.*

③ Albion W. Small, *General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5), p. 205.

④ Edward A. Ros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0), p. 162.

当他们感到某些类型的社会冲突包含着消极性质，并对社会模式具有破坏性的时候，他们强调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对现存结构的先决条件进行“调适”。

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在他们所吸引的民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提倡并高度评价不同类型的冲突活动。这个相关的群体对当时有代表性的社会学思想报以积极的响应与赏识，这就支持并加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由于这些公众群体对冲突活动给予很高的积极评价，这一代社会学家就不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冲突现象，而且开始对这种现象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冲突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他们认为那些具有消极影响的特殊类型的冲突只要通过社会变迁就可以被消除。这样，就是对某种类型冲突做出的消极评价，也表明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紧接着的一代社会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他们所面临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例如，帕克就其背景和倾向来说与前辈社会学家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听众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变化。随着大学的研究工作要转向适应校外机关的要求，社会学家的听众也发生了变化。帕克的著作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他的思想影响已超过了学术团体范围，帕克对城市改革、改良志愿团体以及种族关系机构有着广泛的兴趣，但似乎他的思想并没有对关心种族和改革事务的民众产生多少影响。帕克的理论著作仍然没有脱离早期的理论模式。他不仅用“冲突”作为一个主要的和基础的概念，而且他反复强调冲突的积极作用。在帕克和伯吉斯著的《社会科学导论》^①一书中，他们概述了芝加哥社会学系的纲领性方针。在这本书中至少用了七十页的篇幅来讨论冲突问题。冲突是几种有限的人类互动的形式之一。此外，帕克认为：“只有存在冲突的地方才有行为意识和

①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

自我意识;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理性行为的条件”。^①对帕克来说,冲突不仅是获得自我意识的机制,事实上也正是它构成了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帕克写道:“冲突往往导致冲突群体间的结合,以及一种领导与从属的关系”。^②

二

与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人物相反,那些支配着当代社会学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不把自己视为改革者或使自己面对改革者的听众,他们使自己面对纯学术的和专业的听众,同时也试图在公共或私人官僚机构的决策者中找到听众。

他们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调适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冲突上;注重社会静态特征而不注重动态特征。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维持现存的结构及保证它们顺利行使职能的途径和手段。他们注重那些妨碍一致的失调和紧张。老一辈社会学家论证结构改变必要性的地方,新一代人则讨论个人对特定结构的调适。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的主流中,把结构归于心理的范畴,从而把社会冲突归于个人机能失调。^③

尽管早期社会学家大体上同意库利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冲突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进步产生于个人、阶级或群体为寻求实现自己美好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之中”,^④而当代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用有关“压力”、“紧张”和心理机能失调的研究来取代对冲突的分析。

下面将讨论帕森斯的著作,并多少涉及一些当代其它社会学

① *Ibid.*, p. 578.

② Robert E. Park, "The Social Function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VI(1941), pp. 551-70.

③ 里夫在《历史、心理分析与社会科学》这篇有洞察力的论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④ Charles H.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09), p. 199.

家。在帕森斯的研究中，作者尽可能详尽地论及了其他的代表性人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的研究。^①

帕森斯的全部著作中几乎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个主题：注重社会结构中那些确保其生存的因素。虽然帕森斯偶尔也表现出对社会变迁过程的兴趣，但是关心显然是勉强的。可以说，帕森斯的所有著作，从《社会行为的结构》^②开始就一直在评论霍布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秩序怎样成为可能？

尽管对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变迁的“规律”、结构变异及后来的理论家称之为“结构替代”的分析是他们注目的中心，但这些问题在帕森斯的著作中即使没有被完全忽略，也只是处于他注意的范围的边缘。虽然他是美国最著名的韦伯学派理论家之一，韦伯的思想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与杜尔克姆的观点的联系要比与韦伯的观点联系更为直接。杜尔克姆探讨的是面对反常状态威胁时社会的团聚力；而韦伯则坚持“冲突不可能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和平’无非是冲突形式、对立、或冲突对象的变化，或最终是选择机遇的变化”。^③

帕森斯的社会学著作产生于他对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兴趣。吸引帕森斯的问题不是经典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理性利益冲突，而是非理性的，处在经济学家视野之外的非契约性因素。由于注重维持和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结构，帕森斯倾向于认为冲突主要具破坏性的、分裂性的和反功能的后果。帕森斯认为冲突基本上是一种“病态”。他赞成沙赫斯皮尔的这样一句话：“当层次不存在的时候…事业就陷入病态”。^④

① Lewis A. Coser, "Toward a Sociology of Social Conflict," *op. cit.*

②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③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pp. 26-27.

④ *Troilus and Cressida*, I, 3.

在一篇论述“作为群体紧张因素的种族和宗教差异”的论文中，帕森斯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关于他的思想的线索。在注意到现代人开始着手研究前辈人似乎无法解决的社会组织问题以后，作者把这种问题与心理病态做了比较。他宣称，正如我们在控制疾病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一样，我们已能够处理组织中的重要对抗因素，尽管“价值的悲剧性冲突和人类无助性的最后残余”仍将存在。鉴于他的论文主要是论述种族与宗教中的对立，他对冲突的破坏性因素的强调似乎部分地是由于他所讨论的特殊冲突类型；然而，将病态和冲突相类比也常见于他的其它著作中。

术语常常为倾向性提供某种线索。在早期理论家使用“冲突”一词的地方，帕森斯宁愿说“紧张”和“压力”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紧张”和“压力”包含着由于过分费力、过分辛劳或过分紧张带来的损害，因此包含着系统内某种形式的“病态”。记住这些，我们就可以来考察最近两部书中的一些观点。《论文集》^①中属于“紧张”方面的16篇，属于“压力”方面的有20篇；然而，属于“社会冲突”的只有9篇，尽管在价值冲突和感情冲突方面还有另外的篇幅。在最近的《社会体系》^②一书中，“社会冲突”已完全消失了，但是有关“紧张”方面的段落有十七段之多。

在帕森斯唯一专门论述阶级冲突的论文中，他再次使用了医学的类比，他说：“我认为，阶级冲突是我们现代工业型社会的特有病状……”对帕森斯来说，阶级冲突象一种疾病，是一种“特有的病状”。在《宣传与社会控制》^③一文中，这种医学类比更被推进了一步，他试图把医生对待病人与宣传专家对待病态社会相提并论。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专门讨论冲突问题的，但从文章中可

① Talcot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 and Applied*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②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1).

③ Talcot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 and Applied*, *op. cit.*, pp. 275-310.

以很明显地看出，作者把冲突等同于越轨行为，把它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帕森斯的基本倾向使得他把冲突看作是功能失调和破坏性的，而忽视了冲突的积极功能。对于他来说，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病态”。看来，近些年来帕森斯对精神健康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由他对通过社会控制过程将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关心，以及他对心理分析专家和其他精神健康专家能在减少异常行为中起重大作用的信念来解释的。

总的说来，早期社会学家关心的是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变化，而帕森斯的主要兴趣则在于保护现存的社会结构。虽然他对社会控制理论和对各种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压力和紧张的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没有以他最初的倾向推动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甚至也没有发现它的理论重要性。

帕森斯的这种倾向在当代社会学家中决非仅是一个例外，当我们把帕森斯的著作与在许多方面都同帕森斯的理论倾向不一致的理论家伦德堡（G.A.Lundberg）的著作相比较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伦德堡的主要理论著作《社会学基本原理》中，只用了五百多页中的十页，放在一章末尾以概要的形式论及了合作、竞争和冲突，而且冲突基本被视为分裂性的，因为它是以“对立各方之间的沟通中止”为特征的。在伦德堡看来，沟通是社会过程的基础，而“断绝沟通就是冲突的实质”，所以，冲突一定是功能失调的现象。伦德堡的理论体系倾向于调适。社会学被明确地定义为关于“人类群体创造的沟通调适技术”的学科。伦德堡用“调适”来表示用有机体的活动达到均衡的情形，均衡又反过来被看作是社会的“正常”的状态。按这种定义所包含的前提，就可以明显看出伦德堡在冲突中所能看到的只是消极的和分裂的现象。

再看另一个著名社会学家，我们发现，回避冲突（把冲突定

义为“社会疾病”)和促进“均衡”或“合作状态”(定义为“社会健康”)构成了梅欧(E. Mayo)和他的工业社会学派的纲领性倾向。作为这个学派最重要成员之一的勒斯里斯勃格(F. J. Roethlisberger)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在一个工业企业中维持各种组织间恰当的工作平衡,使得在整个组织中没有一个群体置身于其它群体的对立面?”^①在梅欧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没有能力去理解冲突问题。

梅欧所研究的都是管理的许可与合作问题。它有助于解决管理方面的问题。对于梅欧来说,管理体现了社会的主要目的,从这最基本的倾向出发,他从不考虑一个工业体系包含互相冲突的利益(不同的态度或“逻辑”除外)的可能性。

考察华尔纳(L. Warner)对社会冲突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构。在华尔纳的著作中,我们印象最深的依然是社会冲突的绝对消极含义。虽然个人竞争的确被视为美国民主结构(社会阶级系统是基本单元)的基础,^②但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仍被认为会毁灭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并危及美国的社会结构。尽管华尔纳在具体对待某一社会冲突形式上不同于梅欧,^③然而在把社会冲突看作只是一种分裂性的,起腐蚀作用和破坏作用的现象这一点上,他与梅欧的倾向是一致的。

华尔纳著作中关于结构的稳定、和谐与整合的人类学偏见使冲突完全成为一种分裂性的,破坏整合的现象。华尔纳和他的同事所使用的“阶级分析”就是识别社区内有着类似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人及依密切关系结合起来的各种阶层的人。社区成员间权力的不同,生活机会的不同及利益的差异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① F. J. Roethlisberger, *Management and Mora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12.

② See esp. W. Lloyd Warner and associates, *Democracy in Jonesville* (New York: Harper Bros., 1949), Chapter XVI.

③ W. Lloyd Warner and J. O. Low, *The Social System of the Modern Fac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